



高凤有。

高凤有与他的民乐团

□文/赵汉青 摄/魏洪艳

主编：文天心
责编：于晓琳
执编/版式：石琪
美编：倪海莲
投稿邮箱
hjlrbte@163.com

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文旅频道·妙赏专栏

“见过世面” 的模样

□李凌

刷到一则小视频：“你遇到的，最没见过世面的人什么样？”看到这句话时，我心头一颤，尘封三十余年的画面鲜活起来。干净利落的小女孩，身穿发白的碎花裙，紧攥母亲粗糙的手，站在儿童公园门口，仰头望向缓缓转动的摩天轮，眼睛里盛满了惊奇和小心翼翼的渴望。

女孩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，母亲在我们食堂当临时工。每天放学，她偷偷躲到单位的一个角落，安静地写作业，不发出一点声响，以至于好久都没人察觉。那天下午我去打水，从食堂的侧门进去，发现一个瘦小的女孩，趴在靠窗的餐桌上，铅笔高出她半头。我放慢脚步，悄悄走到她身后，那整洁的书写，一下让我喜欢上她。察觉到她，她先是一愣，然后脸颊腾得两颊绯红。我生怕吓到她，赶快摸摸她的头，蹲在她身边：“写得真好，我能看看吗？”她垂下双臂站起身，我拿起她的作业本一页一页地翻看，不是100分就是“优+”。“你真棒！”我不禁感叹。那以后，下午想打水，我都特意走食堂的侧门，与她“偶遇”。每次在食堂吃饭，也都去她妈妈所在的窗口排队，和她妈妈聊会儿天，问问她的成绩。

那年暑假的一个周五，她妈妈跟我说老师要求写一篇题为《儿童乐园》的作文。“这孩子还没去过儿童乐园呢！”接着尴尬地在围裙上擦擦手。“周末休息带她去吧，那里有很多好玩的，好吃的，还有捏糖人的。上周我刚带儿子去过，孩子玩得可开心了。”我宽慰道。

儿童公园是我们这里最壮观的景点。一想到她们母女俩手拉着手在游乐设施间穿梭，排完这个长队，排那个长队，女孩仰着红扑扑的笑脸，额头还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我嘴角上扬，不自觉地擦了擦自己的刘海儿。

周一我哼着小曲儿，早早来到食堂，看到她妈妈就奔过去。她竟然躲避我的目光，把头别到一边，低声说：“我们只买了门票，领孩子在里面转转。她什么都不玩、什么也不吃，看看就行。”

我僵在原地，鼻子发酸。仿佛看见愧疚的母亲掏出纸币买了两张门票。园内欢声笑语如潮涌来，闪着各色彩灯的小火车鸣响了汽笛，海盗船掀起此起彼伏的尖叫，碰碰车碰撞出无限快乐。小女孩牵着妈妈的手，笃定地站在一旁，揣摩金色木马怎么会上上下下一圈圈奔驰，欣赏摩天轮将人影拉得忽长忽短，听过山车上飘来阵阵惊呼。她把这些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中，从他们的表情中感受他们的内心。回家后用一支铅笔，在作业本上，一笔一画勾勒出独属于她自己的“儿童乐园”。

那之后，我有意避开她妈妈的打饭窗口，也不忍心打扰小女孩的宁静。没过几天孩子们开学了，她妈妈张望着主动向人群中的我招手，笑得汗水都被夹在了眼角的细纹里。“孩子，孩子那篇作文，被老师当成范文在全班朗读了！”

我长长舒了口气。我从未像今天这样期盼下午的时光，再去巧遇她，了解瘦小的躯体里藏着多大的毅力，才能忍住不去体验游乐设施带来的欣喜，冷静地对同龄孩子的狂欢观察入微；用不尝诱人零食的举动，守住对父母无声的体谅。

初中后她不再来我们单位写作业，从她妈妈口中得知，她成绩越来越好，考上了省重点高中，再后来考上了大学。

当年弱小的她，或许被人视作“没见过世面”——没出过远门，没划过船，没玩过刺激的游乐设施，可这个曾站在游乐场外默默观察的小女孩，随着身高的增长，骨骼里的自強也愈发坚韧。当年小小的她长到了一米七。利用课余时间，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，做家教、发传单、在餐厅打工，帮图书馆整理书籍，每个周末、节假日从不休息。大二起，不再向父母要一分钱，靠自己的能力，挣出学费和生活费，走完了人生的求学路。

如今，她在更广阔的领域站稳脚跟，步履从容自信。曾经那个“没见过世面”的小女孩，早已在岁月的淬炼中，见识了各种不同的文化与风土人情，活成了真正“见过世面”的模样。



春天的 语言

□吴新生

春天是有语言的。她不似人间言语那般直白，却藏在每一缕风、每一滴雨、每一片抽芽的叶里。走过漫长冬日的沉寂，春天以自己独有的韵律，轻轻叩响大地的门扉，也唤醒了人们心底沉睡的温柔。

春天的语言，最先从风开始。那是风写在枝头的诗行。料峭的寒意还未完全褪去，春风便已迈着轻盈的脚步走来。它不像冬风那般凛冽刺骨，而是带着几分温润，几分缱绻，掠过冰封的河面，掠过枯寂的原野，掠过庭院里静默的枝丫。风过之处，枯木逢春，万物舒展，那轻柔的触碰，便是春天最温存的低语，诉说着万物复苏的喜悦。

春天的语言，也是颜色。那抹色彩里，最先听懂的是梅花。它们从不高声喧哗，只在墙角、篱边，用一抹淡粉或月白，轻轻翻译着阳光的密语。岸边的柳，读懂了风的心意，细细的枝条抽出嫩黄的芽，随风轻摆，像是在回应春风的呼唤。田间的小草，也悄悄顶开泥土，探出嫩绿的脑袋，在风里轻轻摇曳，将无声的欢喜铺向远方。桃花粉艳，如少女含羞的脸颊；梨花洁白，似枝头落满的春雪；它们不言语，却以最绚烂的姿态，宣告着春天的到来。

春天的语言，还在雨里。那是落在泥土里的呢喃。春雨总是悄无声息，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。不似夏雨那般轰轰烈烈，也不似秋雨那般凄清悲凉，而是细密如丝，温润如玉，轻轻洒落在大地的每一个角落。雨滴落在屋檐上，汇成细碎的声音；落在麦田里，滋润着干涸的土壤；落在花苞上，催开了沉睡的花朵。泥土贪婪地吮吸着甘露，散发出清新的芬芳。撑一把伞走在春雨里，听雨滴敲伞面，看雨丝晕开世间万物，便能读懂春天的深情。

春天的语言，还有花香。玉兰的香气是宣告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；油菜花的香气是洪流，以磅礴之势淹没整个田野；而桃花的香气则是回忆，甜得近乎忧伤，让人想起童年院落里那口老井，和井边奶奶摇动的纺车。蜜蜂在花间穿梭，蝴蝶在枝头起舞，那是生命最热烈的绽放，是春天最直白的爱意。

但春天最深刻的语言，或许是气味。泥土解冻后的腥甜，是大地呼出的第一口长气。这种气味带着草根的青涩，像一本旧书被重新翻开，墨香与霉味并存，却意外地令人安心。农人懂得这

种语言，他们弯腰抓起一把土，在指尖捻碎，凑近鼻尖嗅闻，便能知晓墒情，决定播种的时机。这是几千年来的默契，是人与土地之间最私密的对话。

春天的语言，也藏在人间烟火的暖意里。冰雪消融，河水潺潺，人们褪去厚重的冬衣，走出家门，拥抱春日的美好。老人在庭院里晒着太阳，闲话家常，眉眼间是岁月静好；孩童在田野里奔跑嬉戏，追着蝴蝶，放着纸鸢，笑声清脆，洒满春光。农人扛起锄头，走向田间地头，翻耕土地，播撒种子，在泥土里种下一年的希望。他们弯腰劳作的身影，与春日的风光融为一体，成为春天最质朴的语言。

然而，春天在南北方，说是不同的方言。在南方，春天的语言是絮语，是润物无声的商量。雨是极有耐心的，细细地、密密地织着一面灰蒙蒙的网，将天地都笼在里头。它落在青瓦上，声音是清脆的，滴滴答答，像旧式的钟摆在走；落在梧桐叶上，又是绵密的，沙沙沙沙，像蚕在吃桑叶。这时候的空气，是饱胀的，随手一抓，都像能拧出水来。水边柳树的芽苞，是给这雨声唤醒的，怯怯地探出鹅黄的脑袋。河里的水也涨起来了，软软地流着，那潺潺的水声，是春天的低语，和着雨声，织成一片恍惚的梦，将天地万物都浸润在一种温柔的情绪里。

在北国，春天的语言是呼喊，是宣告。那风里，没有一丝水汽，是干燥的，爽利的，带着泥土翻身的腥气，和阳光炙烤的暖意。它呼啸着从光秃秃的枝丫间穿过，那声音不是江南柳絮的莺啼，倒像是一支驰骋的骑兵吹响的号角。人们总说北国的春短，好像那绿色是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的。前一天看时，树枝还是光秃秃的，在风里擎着干枯的指爪；隔一天再看，那枯枝顶上，已然爆出一小簇猩红的或是嫩绿的芽尖，像是谁用画笔，毫不迟疑地点了上去。那份急切，那份力量，不像南方的生长，是“润”出来的，倒像是“挣”出来的——从漫长的、僵硬的寒冬里，硬生生把自己挣脱出来。

我想，春天是最伟大的翻译家。她将阳光译成花色，将雨水谱成鸟鸣，将解冻的河流写成诗行。在南方，她用细雨编织经纬；在北方，她以长风雕刻时光。但无论是江南的杏花烟雨，还是塞



乐团演出现场。

3

如今，高凤有已是76岁高龄，乐团成员平均年龄也在70多岁，这支银发乐团，是鸡西文化界的宝贵财富，更是群众艺术馆的珍宝。有人问他，一把年纪，又不图名不图利，何苦这么拼？高凤有总是淡淡地回答：“我是真喜欢。”一句“真喜欢”，重若千钧，撑起了一支队伍。从最初七八人的“小团体”，到如今七十余人的正规乐团；从社区乡间的零散演奏，到登上省市舞台，唱响家乡赞歌，高凤有把热爱音乐的初心，酿成了滋润煤城的文化甘泉。他们义务演出、公益惠民，场场观众爆满，一千多人的场地座无虚席，让更多人在乐声中感受到民乐之美、家乡之美。

岁月流转，风雨兼程，乐团里有人加入，有人离开，可高凤有始终坚守。团员们常说：“高大哥不干了，我们就不玩了。”这句朴素的话里，藏着十余年的信任与依赖，他的执着是乐团最稳固的基石。

2026年元宵节音乐会演出前夕，高凤有忙碌在排练一线，反复打磨着《众手浇开幸福花》《腾飞鸡西》等13首表演曲目，时而执弓拉奏二胡，时而起身校准音准，鼓舞士气，每一个细节都亲力亲为，每一段旋律都精益求精。

从牛背上的木笛少年，到实干创业者，再到民乐团的暖心团长，高凤有的人生，始终与音乐相伴、与热爱同行。他用朴素的坚守与真诚的付出，把个人爱好变成惠及百姓的文化事业，把零散的乐声汇成气势恢宏的时代交响。在高凤有的带领下，鸡西市群众艺术馆民乐团正继续前行，这一曲鸡西民乐之歌，因热爱而起，因凝聚而盛，必将越奏越响，越传越远。



《春光》纸本水彩 51×36cm 王焕媚

北的铁马冰河，最终都化作农人脚底黏着的泥土，化作牧人眼中闪烁的星光，化作我们血脉里生生不息的律动。

我在春日里驻足，用心聆听春天的语言。它藏在嫩芽破土的坚韧里，藏在春雨润物的温柔里，藏在繁花盛开的热烈里，更藏在人间烟火的暖意里。它不喧哗，不张扬，却以最温柔的力量，融化冬日的冰雪，唤醒沉睡的万物，抚平人心的浮躁。在春天的语言里，我们读懂新生，读懂希望，也读懂生命本来的模样。

四季轮回，岁月流转，每一个春天，都会带着它独有的语言如期而至。它静静告诉我们：无论经历过怎样的寒冬，总会有风来，有雨至，有花开，有人在前方，把日子慢慢照亮。

愿我们都能静下心来，聆听春天的语言，在草木荣枯里感受生命，在寻常光景中守住内心。带着一份从容与清明，走向下一程山水高远。春天的语言，是世间最动人的诗篇——岁岁年年，娓娓道来。